

太极血泪

TAIJIXIELEI



● 武天国 著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楔子

邙山脚下，黄河水一泻千里，向东逝去。

黄河北岸，青风岭南麓。茂密的榆树林中，一村庄头枕青风岭，脚蹬黄河水。这个村庄就是举世闻名的太极拳的发祥地——河南温县陈家沟。

陈家沟这个武术圣地，五百年前叫做常阳村。明朝朱元璋1368年定鼎后，为扫灭元朝大将铁木耳残部，曾派大军三次血洗河南怀庆府一带，直杀得人烟几绝，千里蒿尸。尔后，又强迁山西之民填补。

明洪武五年，1372年，陈氏家族的始祖陈卜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迁至怀庆府温县常阳村，后因陈氏家族人丁繁衍，常阳村遂易名为陈家沟。

陈氏家族在兵荒马乱年月，为保桑梓，向有家拳世传。但太极拳真正成为一个科学的拳种，却是在明朝末年陈氏第九世孙陈王廷时代。

陈王廷文武兼优，深悉黄老之学，他根据《易经》的阴阳对峙学说，参照中医经络原理，在祖传拳械的基础上，采

纳了十八种拳术的精华，精心研磨，苦苦修练一生，终于创编出刚柔相济的深谙缠丝劲的一百单八势太极长拳、太极五套拳、五套锤、十三势、以及太极剑、太极棍、太极刀等套路，还有以太极内劲为主导的长短器械，如四杆、八杆、十三枪、罗盘棍等，尤其独特的是双人推手、双人拈枪。并著有宝贵的《拳经总歌》等拳书，为后世传下了瑰丽的武术结晶。

到了清朝末年，陈家沟更是名手辈出，遐迩闻名。清末的政治黑暗，官府腐败，内忧外患，民不聊生。人民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经济压迫和水深火热之苦，纷纷揭竿而起，高举造反义旗，与官府为敌。就在清末的几十年间，全国爆发了大小上百次农民起义。尤为著名的是太平天国起义大军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摧枯拉朽之力，很快席卷全国，并定都南京曰“天京”，清王朝一统江山在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下日趋崩溃。

陈氏家族就生活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，随着历史的变迁，陈家的拳师们也都经历了各自不同的命运。

1

陈家沟武学社座落在村中的一片斜坡中腰，面南靠北，

镏金筒瓦，飞檐四挑，八根大柱鼎立正前方，好不壮观。陈世良在朝廷御林军中缉匪捕盗立下汗马功劳，皇上赐官不做。领了一大笔赏银回乡建成了这个武学社。

武学社大院内，上房为拳师们讲习拳经、议事的处所，上房后边是陈家的后院，有马坊、磨坊，还有制造器械的制作坊。东西厢房为陈家的住室。在两厢房的墙壁上挂满了刀、枪、棍、白腊木杆子、剑、镖等器械。东西两厢房通往院大门一带，是一片开阔地，可容纳上千人同时操拳习武，人们又称其为“演武场”。

这一日，春光明媚，风和日丽。大院里有七八个拳手正在对练太极推手、太极五套锤。其中有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子，上身穿绣花上衣，下身穿灯笼裤，正与一男拳手练技击。只见那女子白里透红的脸蛋上渗出汗珠，更显得朝气蓬勃。她时而“玉女穿梭倒骑龙”，时而“翻花舞袖”，接着又用“护心拳”戳住了男拳手的“金刚捣碓”，又趁势斜刺里劈出一手“斩手”，大喝一声：“嗨！”将男拳手击出两丈多远。那男拳手一个趔趄向后倒去，一头撞在兵器架上的刀柄上，良久没有起来。周围几个正在操练的拳手一下子都被惊呆了，不约而同地收势住手，诧异地望着那女子。

再说那女子见男拳手被自己击倒后半天没有起来，一下子慌了神，刚才那一身的豪气、一脸的英气霎时飞得无影无踪，急忙三步并做两步跃到那男子跟前，伴着急促的呼吸低声而柔情地连声问道：“二哥！二哥！你怎么样啦？你伤着了吗？”

那个被称做二哥的男子听到喊声，慢慢睁开眼睛，却不答话。只见他右手扶着兵器架，慢慢抬起身子，忽地，一个“扫膛腿”朝那女子扫去，那女子一机灵，来个“旱地拔葱”飞快躲过。只见那男子大喊一声：“大丈夫男子汉，吃不住你这一拳，还在世上为人不成？”那女子也不示弱，说道：“你还不服输！”便对那男子使出一招“仙人指路”，直点其咽喉要害，那男子立即“落地张帆”，封住来手，同时一个“单凤摆腰”，用右臂将那女子挟离地面，飞速地旋转起来。那女子在男子腋下腾空旋转，长长的秀发迎风飘逸，好似龙飞凤舞。少顷，那女子便招架不住，娇声叫道：“二哥！快放下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快放下我呀！”

那男子却故意加速旋转起来，一面哈哈大笑着道：“死妹子，你也有求饶的时候？”

那女子用手使劲捶打男子的腰背，嗔怒地喊道：“你再不放下我，我就去告诉干爹，说你不好好习拳，光欺负我！”

此时，恰逢一老者手执春秋偃月刀，气势轩昂走来，见此情景，喝住那男子：“方儿，不可对妹妹如此恶作剧！”这老者便是陈氏第十五世孙陈世良。方才那女子便是陈家长辈陈世良的义女陈英，那男子便是陈世良的二子陈方。

陈世良，现年已六十岁，身边有二子，长子陈宽，年方二十六岁，次子陈方，已二十二岁，陈英则是陈世良几年前收养的义女。

陈世良自幼习武，精通太极拳这一家传。年轻时血气方

刚，一心报效朝廷。二十四岁那年，他赶考武举。按规定先考箭法。当主考官下令传他下场应射时，他披挂上阵，跃马扬鞭，一连三个回头点射，三箭射了个“凤夺巢”，博得满校场齐声喝采。说起“凤夺巢”，是指第一箭射中靶上红心后，第二箭仍射中第一箭的箭孔，但第二箭射得深、重，把第一箭铤倒一边落地，而第三箭仍射中原先箭孔，又把第二箭铤掉。这是箭术上绝技。

却说陈世良射了个“凤夺巢”，博得主考官及满校场喝采，连鼓吏也看得入迷，只顾连声叫好，却只擂了射中红心的第一箭的信号鼓，而忘记擂第二箭、第三箭的信号鼓。考场上，主考官是听鼓声做为凭据的，这样，就只算陈世良射中一箭。陈世良怒不可遏，驰马掣箭射杀了鼓吏。这一下考场一片惊恐、混乱。陈世良当即拨马来到了主考官跟前，收弓插箭下马跪拜主考官道：“禀大人，学生已将鼓吏杀死！”主考官虽然满腹怜才之情，但仍从鼻子里哼了一道，慢腾腾地打着官腔：“杀了人嘛，就得偿命！”说完摇头晃脑，睁大眼睛望了陈世良一眼，低声喝道：“还不快逃！”陈世良连忙叩了响头，翻身上马，扬鞭疾去。

后来，主考官陈书皇上，极言陈世良武艺过人，保他无罪，并荐与皇上重用。因而朝廷下特诏，召回陈世良，在朝廷御林军内任武官总教练，并兼缉捕朝廷要犯及各地巨盗之任。

陈世良在朝任职二十多年，耳闻目睹官府腐败，心中常生

忧国忧民之情。待到年事已高，皇上要给他加官晋升，可他早已无意官场，只领得几千两赏银，回到乡里，与乡亲们一起建起了太极拳武学社。每日除了耕耘劳作，便是教拳习艺。因为他武功深厚，又在朝廷任职多年，温县县令范承忠又命他担任乡勇技击教练。同时，陈世良父子也常外出为县衙做一些保锏押货、缉匪捕盗的差事。

回乡近十年间，陈氏家中小康年景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可是，好景不长，陈世良的妻子不幸亡故，留下他父子三人。家中没有了女人，可真不是个小事，且不说吃饭、穿衣有诸多不便，晚上闲下来无事，父子三个大男人蹲在屋里，闷着头连句家常话都无从说起。

前几年，陈世良到南方为官府当保锏押送商货，途经郴州地界碰到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女子，在街头持刀弄棒卖艺求生，不料遭地保欺侮，便出手相助，打散强人，救了那女子。那女子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诉说了自己的悲惨身世：父亲因抗粮被官兵杀死，母亲被逼奸后含愤悬梁归天，哥哥为报仇雪恨，半夜冲入官府，结果刚打死两个护院侍卫便被发觉，官兵一拥而上，哥哥臂中枪伤，连夜逃走。临走前连妹妹这个唯一的亲人都没见上一面。她一人在家心惊胆颤，等到后半夜，不见哥哥回来，却听见村里人声喊叫，原来官府没抓到她哥哥，连夜派人前来抓她顶罪。她深知自己一个弱女子已无生存之路，便扯下一缕布条，要挂颈自缢与生母阴间相会，亏了邻居家人赶来，救下这个苦命女子，帮她抄山路出逃。

陈世良还从这女子口中得知，其父姓青名常年，哥哥取名青山，此女名青英。其父原来也曾习武，且颇有造诣，后来弃武专心务农，一生秉性刚直。青英自幼跟随父亲练武习艺，也颇有功夫。

眼下青英哭诉完毕，噗通跪在地上，要认陈世良为义父，一则为报答搭救之恩，二则一个小女子长年颠沛流离在外，其间倍受人间孤苦，尝遍世上冷暖，早想有个归宿。陈世良看这女子一来是苦命人，善良温柔，二来自己家中没个妇道人家，收养她可得缝补浆洗之益，三来若日后此女子有意，还说不定可成为陈家儿媳。于是陈世良十分满意地打定主意，收养青英为义女，并为其改名叫陈英。

陈英到陈家至今已两年有余，十七八岁的姑娘越发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她勤快机灵，深得陈世良宠爱，家中有好吃的，都要隔过两个儿子先紧着她，逢年过节还给她做件新衣裳。陈英自幼随父习武，到陈家后又受这太极拳世家的熏陶，技艺长进很快，成为附近村庄人人皆知的妙龄武女。俗话说：“一家好女百家求”。可是陈英年近二十，却从来无人登门提亲。远近人都知道陈英是陈家收养的义女，加上陈家女子陈宽、次子陈方都已长大成人，那陈英也早晚也是陈家的媳妇，所以许多成年男子只好心里痒痒地叹息，叹息之余又多一份羡慕，为陈家将来有这样一个好媳妇高兴。

陈宽身为陈家长子，生性忠厚、稳重。陈英到陈家后，他像照顾小妹妹一样，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她，尽管兄长的情份。他还悉心教练陈英学艺习武，有时为了让陈英练好习枪

棍棒的一招一式，常常不惜身受皮肉之苦，拿自己当靶子。

陈方生性与哥哥不同，性情刚烈，争强好胜。自从母亲去世后，父亲与哥哥对他十分娇宠，生怕他冻着饿着，更加滋长了他倔强的性格。自从陈英到了陈家，陈方见父亲和哥哥都十分护着她，心里好不服气，经常吵闹着说父亲与哥哥太偏向陈英，一赌气便不吃饭，操起棍棒玩命似地乱抡乱打。陈世良忍不住时常也训斥他一顿，骂他不孝顺，专跟爹爹怄气。但他却辩嘴说：“难道不让我习武不成？”其实，他哪里是在习武？不过是发泄牢骚罢了。

每逢陈方与爹爹怄气，陈英一声不吭，钻进灶屋一阵“吱吱啦啦”地声响，不一会便烙出几张葱花煎饼，炒上一盘鸡蛋，端出来蹲在陈方面前，把鸡蛋往煎饼上一摊，卷好，拿着往陈方嘴里一塞：“快吃吧，啊，别烫着你的大鸭舌头。”说罢抿着嘴甜甜地一笑。陈方这时便余气尽消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有时吃得喷了嗓子，陈英用手在他背上轻轻地拍几下，陈方更觉得煎饼除了喷香又添了一味蜜甜。吃完了，傻呼呼地朝陈英一笑。陈英这时却拉长了脸，像训诫弟弟一样道：“以后你再跟爹爹大哥怄气，我拿煎饼卷牛粪喂你！”

如今，陈英已经长成个大姑娘了。常言说“十五十六，少女怀春。”她现在早已过了这个年龄，对终身大事作何打算呢？尽管她心中有意，却还从未表露过丝毫。

陈宽在陈英刚到陈家时，像兄长一样爱护她。可是，现在陈英已经长大成人，越发秀气妩媚，白皙的皮肤，乌黑的

大眼睛秋波荡漾。常常使陈宽的心不知不觉跳动加快。一个成熟的男子，见了美貌少女，岂能不动心？现在不比前几年陈英刚来家的时候了，眼下陈宽教她习武，不免碰着她那丰满弹动的身子，尤其是当手把手教陈英习武时，挨着她那柔软的腰肢，滚圆白皙的胳膊，心情常常难以自按，甚至夜里也经常不能成寐。

可是陈宽渐渐地陷入了无名的痛苦与烦恼之中，因为他渐渐发现，陈英心中喜爱的是陈方。

陈方可不像哥哥那样心里做事。他与陈英只差两岁，常常在习武之暇、耕作之闲与她嬉闹，甚至来个恶作剧。有时趁她不备，忽然把她举过头顶，转上几圈；有时捉一只麻雀，偷偷装在她衣袋里，吓得她哇哇乱叫。有一次，他从地上抓一把土，冷不防塞进陈英的脖子里，不料想土中有蚂蚁，咬得陈英叫苦连天。陈方却哈哈大笑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蚂蚁咬人还嫌疼？我给你找出来便是。”接着便不由分说解开陈英衣领上的扣子，手伸到她背上去捏蚂蚁。当他看见陈英那洁白的脖颈，一下子怔住了。良久，他突然双手捉住陈英的肩膀说：“英妹子，你好俊，嫁给我做媳妇吧！”

陈英连吓带羞，急忙捂住领口，扭头便跑。陈方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叫：“英妹子，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哟？我告诉你，不愿意也得愿意，我非娶你不可？”

其实，陈英心里早就对陈方有了爱心。她喜欢陈方的刚直与好胜心，喜欢他愠气时抓起棍棒乱抡乱打的莽撞劲儿，甚至喜欢陈方对她的恶作剧，尽管有时把她整得十分难堪。

而她对陈宽的感觉，却是一种小妹妹对大哥哥的兄妹感情。她有时习武遇到了难解之处，常常灰心丧气，可是只要陈宽一站在她跟前，马上觉得心里有了底。陈宽耐心而又温和的指点，常使她感激万分，而且时不常把陈宽与自己的亲哥哥青山联想到一起。是的，她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亲哥哥，那为了替父母报仇而遭难出逃的青山哥哥。

陈宽见英妹子与弟弟在一起时那忘情嬉闹的样子，知道自己做为兄长，心中的爱恋只好让它永远埋在心中了，谁叫自己是兄长呢。他决心把自己那飘摇的心旌，变成为弟弟和英妹子的祝福。

可是，陈宽的心中，并没有真正地得到安宁，仍常常被这兄弟之情，兄妹之情、爱恋之情缠绕着。

陈家沟村北田地里，几棵老柿树刚刚发芽。而几十步开外的一片果树林中，桃花杏花已经开放，桃花粉白，杏花嫣红。一群群鸟儿飞来飞去，唧唧鸣鸣，出没在花红叶绿之间。

陈世良和两个儿子正在地里耕田。田边的柿树旁靠放着“关公偃月刀”、“太极剑”、“腊木杆子”。

陈世良一手扬鞭，一手扶犁，正赶着一头黄牛犁田。陈宽在后面耙地。陈宽站在耙上压耙。陈方和另一头黄牛在前面并排拉耙。

陈方挥手抹了把汗水，回头朝陈宽发脾气：“大哥，肚都咕咕叫了，英妹子咋还不送饭来？”

陈宽下巴一拍，朝旁边嚅嚅嘴：“那不是来了嘛！”

陈宽话音没落，就听见陈英清脆的喊声：“爹！大哥！二哥！开饭啦！”

陈英从远处田间小道上走过来。她身穿粉红色的衣裤，走在泛绿的麦田中间，好似飘流在万绿丛中的一点红。

她平伸的右胳膊上托着一只瓦罐，左胳膊上平端着一只馍篮子，疾步如飞，那饭罐和馍篮子却异常平稳。她兴高采烈地走到柿树下的草地上，双胳膊一拍，将饭罐和馍篮子抛起，又迅速用双手接住罐绳和篮子的提手，放在地上。

“吃饭啦！”陈英又喊道。

这时，陈方早已丢下套绳，顺势翻了个跟头，一只手按地，倒立着走了过来，道：“英妹子，可把我饿坏啦！今儿个做什么好吃的？”陈方兴冲冲地站到陈英面前，调皮地看了陈英一眼，然后弯腰掀开篮子上盖着的白布：

“嗨嗨！葱花油饼，炒鸡蛋，好极啦！”陈方一边说着，“嗤溜”一声吸了一下口水，顺手拈起一张油饼，卷了些炒鸡蛋就往嘴里填。

“真是饿死鬼投生的！”陈英伸手点了陈方额头一下，说：“还有丸子汤哩，可对了你的胃口吧？”陈方往后一仰，却顾不上回话，陈英捂着嘴笑了起来。

陈世良和陈宽走过来，陈英把煎油饼卷上鸡蛋，逆给他二人。

陈宽先从柿树枝上取下褂子给爹爹披上，然后，才和大家围坐在地上吃饭。

陈方一边吃，一边朝陈世良道：“爹，今年的武举考试啥时候才开科呀？”

陈世良：“还说不定。当今天下大乱，洪秀全带领几十万太平军造反，已建都天京。前天听县衙团总说，太平军一支两三万人的队伍，已打到开封了，说不定很快会渡过黄河，打到咱怀庆府境内。皇上日理万机，操劳国家大事，社稷安危，这开科取士之事推迟些日，也在情理之中。”陈世良说着倒了一碗丸子汤递给陈英，自己也倒了一碗喝着。

陈方伸直脖子：“推迟？我……我学武功这么多年了，还不为的考个武状元？我今年都二十多岁啦！”说完看了陈英一眼。陈英不声地低下了头。

陈宽接上话：“学点功夫能亏着你？当今有功名的不显得有真本事，只要真本事学到手，考不考武举状元，照样可以报效国家，图那虚名干啥？”

陈方道：“前年考武举，明摆着我大哥的武艺高超，本来应该是大哥的功名，却硬让县令的大儿子范威给挤了。他范威有什么本事？无才无德，反倒弄了个官儿，听说现在益阳当县令咧！哼！我非要考上个武状元，替大哥争回这口气不可！”

陈宽道：“一个人有才有德与无才无德，在当今这个世上，是不能以做官不做官衡量的。朝廷腐败，还能重用德才兼备的人？现在你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。不要说你不做官，即便你做了官，也不可能做个好官，要么就与他们同流合污，要么就被贪官污吏排斥异己，二者必居其一。我看，还是听

天由命，安分守己好啦！”

陈世良说：“你大哥说得对，咱们陈家从你九世祖陈王廷造拳以来，一直主张习武一为保国保民，二为护家园、守桑梓，从不计较什么功名。为父当年在朝廷为国家缉匪捕盗多年，立下过汗马功劳，皇上要封官，为父不愿做官，领了一笔赏银回乡，建起了武学社。难道是为了功名？你兄妹务必力求长进，练得一身真功。一旦国家要用人时，方可为国出力。”

陈世良说完，又问陈英：“英儿，你近日螺旋劲练得怎样了？”

陈英说：“我心中还没底。二哥他——他总是光顾自己练，就不操心教我，还是大哥不断指点我。”

陈世良说：“英儿，你跟义父几年来，长进很快，你一定要记住杀父逼母之仇，练好功夫，将来有朝一日，能惩治贪官酷吏，也好让你父母瞑目于九泉之下。来，让爹看看你的功夫有没有长进。”

一家人都站了起来。

陈英镇定一下，运足力气，用右手对准柿树，“啊”地一声出手一拧，树皮没掉。她回头沮丧地看着陈世良。

陈世良说：“不可用硬劲。太极拳讲究刚柔相济，无柔环绕不速，无刚摧坚不捷，须用缠丝劲，也叫螺旋劲，这样才能出手如棉花裹铁，外柔内刚。你看，用虚灵劲拧这树皮，手不能触及树皮，但还要把树皮拧掉，这就好比你遇到敌手时，尽管你到不了他跟前，手打不到他，但用螺旋劲可把他

的肚皮拧破，甚至掏出他的五脏六腑。这螺旋劲练好了，可以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”

陈世良说完，用右手对准柿树，距树有一尺多远，“嗨”地一声，树皮掉了一块。

陈英吃惊地看着。

陈世良又从地上捏起一只蚂蚁，放在右手心里。只见他半闭双目，右手五指伸展，慢慢运气。那只蚂蚁顺着他大拇指爬上指尖，又爬回掌心，接着又向食指尖爬去……最后，从小拇指上爬回掌心，一动也不动地呆在那里。

陈世良道：“这蚂蚁在手掌中按顺序爬完五根手指，最后定位掌心，这叫‘朝华山’。《拳经》上讲的‘羽毛不能加，蚊虫不能落’，指的就是这功夫。这用的是‘虚灵劲’，功夫练到这种地步，便可气在丹田，功至指尖，灵活自如，摧石如泥。”陈英学着爹爹的样子，弓腿、伸掌、运气、出手。

陈世良又道：“方儿，你的腊木杆子练得怎么样了？”

腊木杆子是陈氏太极拳器械中独有的极有威力的一种。腊木是一种白色、坚质、韧性极强的灌木树种，它生长在黄河滩上的“牛皮沙”软泥里。天生造就一种独特的韧性，它的“韧”，又正好与太极拳的“韧”不谋而合，被陈家祖上拳师采作器械。这腊木杆子须经过冷水泡七天七夜，热水泡七天七夜，然后再用爇火烘烤七天七夜，最后放在阴凉处凉上七天七夜，便成为一种屈可环绕如绳、伸可坚如利刃的器械。

方才陈方听得爹爹问话，十分自信地道：

“爹，我不是自吹，四杆、八杆都练得很可以，十三杆正在练呢！”说完，他顺手操起一根腊木杆子，上下舞动，左右翻飞，犹如一阵狂风，“呼呼”作响，然后“嘿”地一声，将腊木杆子扎进柿树，回头得意地望着爹爹。

陈世良又递给他一根杆子，道：“你用这根杆子把那根杆子拔出来。”

陈方接过杆子，运足力气，把手中的杆子头对准扎在树上的那根杆子，手腕一拧，“呀”地一声喊，却没有将那根杆子拧出来。他虎视眈眈地盯着树上那根杆子，颇不服气，“啪”地扔掉手中的杆子，举起右手在空中划了三个圆圈，走上两步，用食指和中指又一拧，仍然没有将那杆子拔出来。他垂下了头，站在一边。

陈世良：“宽儿，你来。”

陈宽从地下拣起杆子，稳稳地在空中划了一圈，轻轻一拧，那根入树三分的杆子便被拔了出来，顺势一挑，那根杆子被挑过头顶，陈宽用左手接住。

陈英尖叫一声：“大哥！好棒！”

陈方羞愧难耐，无地自容。他忽然怒目圆睁，一个“黑虎掏心”，腾空扑向父亲。陈世良后退一步，使了个“顺风挂帆”接住陈方来拳，父子二人在草地上你来我往练了起来。

2

“十五不圆十六圆”。今天是阴历十六，按说该月色秀丽，又是不知从哪儿飘来几朵乌云，时断时续地遮住了月亮的玉色。

陈家有一句古训，叫“月下好练拳”。时下已三更天气，陈世良仍然在武学社大院内，教练几百名乡勇。另有一些男女村民也在后排一起操练。练完“一路大架”，接着又练“炮拳”。

陈世良喊一声：“停！”走下台阶，到队列一侧纠正几个男女拳手动作：“筋骨要松，皮毛要攻，节节贯穿，虚灵在中。”又走到几个乡勇跟前指点道：“举步轻灵神内敛，发劲周身要轻灵。”

在武学社正厅后面的陈家后院，陈宽一人正在磨面。因为近几日家中牲口生病，刚巧又没了面吃。他一吃完饭，便在后院磨坊挂了一盏马灯，用手指拨动石磨磨面，这可是一举两得的事儿，又磨了面，又练了指功。他先用大姆指伸进石磨眼里，飞快拨着磨盘转动，磨碎的麦粒“哗哗”流了下来。接着又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姆指……越拨越快。

陈方今晚吃过饭后，没有去练拳。这几天他赌气不跟爹